

~螞蟻的掙扎~

清晨裡醒來……。咦？身旁的牀位空了。想著，看來「媽媽」大概昨晚被二個小人給綁架了，已移師至那兩綁匪小孩的房間，擠著一張床，「三人睡，必有好夢。」就如此獨留我這個老人，躺在一張大牀，just like a king-bed/queen-bed size in a hotel room。也好，有著點自在，無論怎麼翻身，都不會傳來哀嚎的埋怨聲，說著「你又壓到我了啦！」

在醒來的同時，腦海裡似乎閃著一個夢裡的鏡頭。彷彿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的一個劇本飄了過來……。那是一個題材，寫作/研究的標題。然咻~ 飛快地，一閃即過。其實，已有幾次這樣的經驗。總在初醒時，有著一些感動與驚奇，浮現出來，還不及讓她著陸，就消失了。夏日已近了尾聲，關了冷氣，開了窗戶與風扇，窗外公園旁幾聲鳥叫，與房內風扇的運轉聲，竟也構成清晨裡的寧靜。爬到桌前，點了盞燈，在暑期季末，學期季初的交接，似乎企盼能留下些蛛絲馬跡。

寫作，那已開始的故事，幾年了。隨著遊訪，留下痕跡，記載著工作、團隊，加入生活、和著家庭。在故事裡，總說著人生的戲劇，一幕幕地在上演。活生生地演在生命裡，不只有演在螢光幕上。其實自己就是主角之一，在經驗著每分每秒，一天一天、一年又一年。偶而「裝笨」，時而「裝懂」，或者「裝笑ㄟ」，這人生不正是「莊子」名言，所賜匾額，流芳千古之「莊周夢蝶」現代版嗎？

戲裡想說著「螞蟻」的故事……。看著螞蟻的移動，東奔西忙。忙著覓食，忙著搬家。鏡頭裡的牠們，該也是現實世界的我們。這個暑夏，走訪老友們，問著他們對於生活、工作、夢想的情事。除了拉近些人的距離，也想給自己一些生存動能的材料，加油添薪。只因為不太想成為螞蟻，不想在「一陽指」下，手指一捏，就消失了；不想吹一口氣，呼的一聲，如同「芭蕉扇」的威力，飛牠個十萬八千里遠；不想水一沖，如著「水淹金山寺」，氾濫成災，水汪汪一片，流離失所；不想被指著說：「天下烏鴉都一樣，」（沒有特色，有如「烏龜笑著鰓的尾巴短」，……，都一樣呀）。那麼夢想的「夢」，在夢醒時，可否抓住些殘餘與片刻的驚奇；曙光乍現時，可否留下些契機。螞蟻是沒有夢想的，有夢想去踏履的生命，該不會是「螞蟻」！

~秋風/王旭正~